

新

論

華義圖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8959B

新

論

上海圖書館藏書

## 新論序

劉彥和所著新論五十五篇，議論醇雅，搜羅宏博。其文，類駢者約十之七，類散者約十之三；多旁引山川鳥獸，古今人物，以作本文論徵；俾吾人讀之，參錯離奇，頗足眩悅心目。且其行文肆意，隨筆所之，毫不拘束，而其文義自明，文理自通；是真善於文辭者矣！

新論，文獻通考作劉子，其書久佚而復出，宋晁氏云，爲齊劉晔所撰，然按唐藝文志載劉子十卷，注作劉勰，與今本新論卷數符合。又南史劉勰傳，稱勰著新論五十五篇，亦與今本篇數相同。據上所言，可知此書必爲彥和所著無

疑。

新論原本無序，且文內字句，多顛倒脫誤；余點閱之後，均一一更正，而不失其原意。茲又就其議論文體，及諸書辨正著者之真偽，稍稍發揮數語，俾閱是書者，略有涯涘可探焉爾。

民國十五年八月。浦江黃寒山氏序

# 新論目次

序

清神第一	一
防慾第二	三
去情第三	六
韜光第四	八
崇學第五	九
專學第六	一二
辯樂第七	一四
履信第八	一七

思慎第九	二〇
慎獨第十	二二
貴農第十一	二四
愛民第十二	二六
從化第十三	二九
法術第十四	三二
賣罰第十五	三四
審名第十六	三六
鄙名第十七	三九
知人第十八	四〇

薦賢第十九	四三
因顯第二十	四六
託附第二十一	四八
心隱第二十	五〇
通塞第二十三	五三
遇不遇第二十四	五五
命相第二十五	五七
妄瑕第二十六	六一
適才第二十七	六五
文武第二十八	六九



均任第二十九	七一
慎言第三十	七三
貴言第三十一	七五
傷讒第三十二	七八
慎隙第三十三	八〇
誠盈第三十四	八三
明謙第三十五	八五
大質第三十六	八六
辯施第三十七	八八
和性第三十八	九〇

殊好第三十九	九二
兵術第四十	九四
閱武第四十一	九八
明權第四十二	一〇〇
貴速第四十三	一〇二
觀量第四十四	一〇三
隨時第四十五	一〇六
風俗第四十六	一〇九
利害第四十七	一一〇
禍福第四十八	一一二

貪愛第四十九	一一四
類感第五十	一一六
正賞第五十一	一一八
激通第五十二	一二二
惜時第五十三	一二四
言苑第五十四	一二五
九流第五十五	一二九

新  
論  
正  
文

## 清神第一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而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則吉祥至矣。人不照於燦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澗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遇感推移。以此而言之，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

一樂，猶奉正性，况萬物之衆，而無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徇於好惡，則精神馳驚而不守；志氣廢於趣捨，則五臟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 防慾第二

人之稟氣，必有性情。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生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則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潤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蝸，樹抱蝸則還自鑿，身抱慾而返自害；故蝸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

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綠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浮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燻喉之煙；鼻戀奇芳，命曰奪氣之帥；身安舉駟，命曰召蹶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爲賢智，或爲庸愚，由於處之異也。譬由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刳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

夫蜂蠶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蟲嚼膚，則通宵失寐。蚊蜂小害，指膚外



疾。人入山則避蜂蟻，入室則驅蚊蟲。何者？以其害於體也。嗜慾攻心，正性顛倒。嗜慾大害，攻心內疾，方於指膚，亦以多也。外疾之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泰山，而莫之避；是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人有牛馬，放逸不歸，必知收之；情慾放逸，而不知收，不亦惑乎？將收情慾，必在危微。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煽燁章華，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於熾也，雖褻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如欲塞情於未形，禁慾於危微，雖求悔悛，其可得乎？

## 去情第三

情者，是非之主，而利害之根。有是必有非，能利亦能害；是非利害存於衷，而彼此還相疑，故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恆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謀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爲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悔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讎者不怨鎡錐，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志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使廉士守藏，不如閑

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慚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慚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夫不爭者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擊人，虛心觸己。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遺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 韜光第四

物之寓世，未嘗不韜形滅影，隱質遐外，以全性棲命者也。夫含奇佩美，銜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故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此四者，生於異族，與人非不隔也；託性於山林，寄情於物外，非有求於人也；然而自貽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翠斂翮於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絕；石亢體於玄圃之岳，則剖琢之患不及。故窮巖曲岫之梓爍，生於積石，穎貫青天，根鑿黃泉，分條布葉，輪困磔確，駢麟戴下，鵝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厘之憂，免刀斧之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路側之榆，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藥，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仇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

也。周鷄斷尾，獲免犧牲；山狙見巧，終必招害。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不亦全乎？

## 崇學第五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側其奧。道家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蠶繅以爲絲，織爲縑紉；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繅之不繅，則素絲盡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

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蜺竹未斲，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慧發矣。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深。遠而光華者，節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吳斡質勁，非管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沿淺以及深，披闡而覩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以汎濫善也。

夫遠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故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靈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饒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巖巖滴溜，終能穿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穿者，積漸之所成也。

耳形完，而聽不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監道者，不學也。耳之初窒，目之始昧，必不憚百金，逆醫千里。人不涉學，猶心之雙盲，不知遠祈明師，以攻心術，性之蔽也。故宜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 專學第六

學者，出於心，心爲身之主，耳目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聽誦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夫兩葉掩目，則冥默無覩；雙珠填耳，必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爲耳聾，二關外擁，視聽內隔，故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廻剡斲之手，而不



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非弈道暴深，情有慙闇，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弈，隸首之算，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弈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聾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用心一也。夫蟬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而不歸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爲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 辯樂第七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則笑，笑則樂；樂則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發於聲音，形發於動靜，而入於至道。音聲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則不能無形，形則不能無道，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樂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淫，使其音調和而不詭，使其曲繁省而廉均。是人之善惡，不使放心邪氣，是先王立樂之情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習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

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欲愉心娛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圓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升；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

明王既泯，風俗凌遲，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咏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由心之所感，則形於聲，聲之所感，必流於心。故哀樂之心感，則噍殺暉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曼

之色，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泯願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筇，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瞑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

桓帝聽楚琴，慷慨嘆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爲琴若此，豈非樂乎？」夫樂者，聲樂而心和，所以非爲樂也。今則聲哀而心悲，灑淚而歔歔，是以悲爲樂也。若以悲爲樂。亦何樂之有哉？今悲思之聲，施於管絃，聽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聲，豈所謂樂哉。故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樂不和順，則氣有蓄滯；氣有蓄滯，則有悖逆詐僞之心，淫泆妄作之事。是以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亂禮，不接心術。使人心和而不亂者，雅樂之

情也。故爲詩頌以宣其志，鐘鼓以節其耳，羽旄以制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邪。耳目不傾不邪，則邪音不入；邪音不入，則情性內和；情性內和，然後乃爲樂也。

## 履信第八

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楫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爲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楫而行舟也。是適郢土，而首冥山，背道愈甚

矣。

自古皆有死，人非信不立。故豚魚，著信之所及也。允哉斯言！非信不成。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吳起不虧移轅之賞，魏候不乖虞人之期，用能德光於宇宙，名流於古今不朽者也。故春之得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生之德廢；夏之得炎，炎不信，則草木不長，草木不長，則長贏之德廢；秋之得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得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以天地之靈，氣不信，四時猶廢，而况於人乎？

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僞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爲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

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乃使子路，辭焉。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矣。」夫柳季季路，魯之匹夫，立信於衡門，而聲馳於天下；故齊邾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爲德，豈不大哉？

秦孝公使商鞅攻魏，魏遣公子昂逆而拒之。鞅謂昂曰：「昔鞅與公子善，今俱爲兩國將，不忍攻，願一飲醢休二師！」公子許焉，遂與之會。鞅伏甲虜之，擊破魏軍。及惠王卽位，疑其行詐，遂車裂於市。夫商鞅，秦之貴臣，名重於海內；貪詐僞之小功，失誠信之大義，一爲不信，終身見尤，卒至屠滅，爲天下笑。無信之弊，豈不重乎？故言必如言，信之符也。同言而信，信在言

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君子知誠信之爲貴，必忱信而行。指麾動靜，不失其符，以施教則立，以蒞事則正，以懷遠則附，以賞罰則明。由此而言，信之爲行，其德大矣。

## 思慎第九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爲美，美於順也。夫人爲失，失在於逆。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敗。變而不生災，敗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塞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是以去濕就燥，火之勢也；遠高從下，



水之性也。今導泉向澗，則爲易下之流；激波上山，必成難昇之勢。水之無情，猶知違逆趨順，矧人心乎？故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恃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者禍之府。由是觀之，逆性之難，順性之易，斷可識矣。今使孟說引牛之尾，尾斷臄裂，不行十步；若環桑之條，以貫其鼻，糜以尋綯，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於廣澤，恣情所趣。何者？十步之行，非達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

司馬蒯瞶，天下之攻劍者也，令提劍鋒而掉劍觚，必芻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而况金甲乎？若提其觚而掉其鋒，雖則凡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能無傷乎？后稷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穴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

雖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循理處情，雖愚蠢可以立名；反道爲務，雖賢哲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 慎獨第十

善者，行之總，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足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裸跣也。

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密，

豈以隱翳而廻操？是以戒慎目所不覩，恐懼耳所不聞；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  
人。故濩璠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形；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  
；冀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  
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

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蓋遠，而照甚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詩  
云：『相在爾室，尙不媿於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覯。』暗昧之事，未有幽  
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修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  
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孔徒  
晨起，爲善孜孜；東平居室，以善爲樂。故身恆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  
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慶

祥臻矣。

## 貴農第十一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農祥且正，晨集嫺營，陽氣憤盈，土木脈發。天子親耕於東郊，后妃躬桑於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

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爲天下先。是以其耕不強者，無以養其身；其織不力者，無以蓋其形。衣食饒足，奸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以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爲民之本，而工巧爲其末也。是以雕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綦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欲禁人爲盜，是揚火而欲無炎，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

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爲珍寶，比珠玉於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爲和璞，砂石皆變爲隨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飢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

由，其最急者，食爲本也。霜雪巖巖，苦蓋不可以代裘；室如懸磬，草木不可以當糧。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飢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遊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爲災，而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爲螟螣，亦已甚矣。是以先王敬受民時，勸課農桑，省遊食之民，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雖有戎馬之興，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爲無害也。

## 愛民第十二

天生萬民，而立之君，君則民之天也。天之養物，以治陰陽爲本；君之化民，以修政教爲務。故寒暑不時則疾疫，風雨不節則歲饑。刑罰者，民之寒暑也；教令者，民之風雨也。刑罰不時則民傷，教令不節則民弊。故水濁無掉尾之魚，土確無葳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政之於人，猶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大絃闕矣。

夫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甯。是故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不以苛酷爲先。寬宥刑罰，以全人命；省徹徭役，以休民力；輕約賦歛，不匱人財，不奪農時，以足民用；則家給國富，而太平可致也。

人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未有父母富而子貧，父母貧而子富也。故人饒足者，非獨人之足，亦國之足也；渴乏者，非獨人之渴乏，亦國之渴乏也。

故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獺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不張罽羅；霜露未霑，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况生人而不愛之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爲之死矣。

昔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夙沙之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也；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人不盛矣。



## 從化第十三

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未見心好而身不從，君欲而民不隨也。人之從君，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故君之德，風之與器也；人之情，草之與水也。草之戴風，風鶩東則東靡，風鶩西則西靡，是隨風之東西也；水之在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是隨器之方圓也。下之事上，從其所行，觀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上所好物，下必有甚。詩云：『誘人孔易。』言從上也。

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好服美，羣臣皆衣犛羊；魯哀公

好儒服，舉國皆着儒衣；趙武靈王好駢鬪，國人咸冠纓冠。紫非正色，犛非美  
鬻，儒非俗服，駢非冠飭，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爲之  
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句踐好勇，而揖鬪蛙，國人爲之輕命，兵死者衆。命  
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  
也。

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  
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奸邪；而善惡殊性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慎其所好，  
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或者以爲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  
也。故唐堯之世，而四凶縱；殷紂之時，而三仁貞；漢文節儉，而人庶奢；齊  
景奢而晏嬰儉。此未達之辭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蕭丘；夏之德陽，

而有霜霰。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况其賢聖，豈能一於萬民哉？故權衡雖正，不能無毫厘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較。從君之譬，以多言之：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漢文節儉，而人有奢，猶曰世儉，儉者多也；齊景大奢，而晏嬰躬儉，猶曰國奢，奢者衆也；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炎，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舉大體也。故世之論事，皆取其多者以爲之節。今觀言者，當願言外之旨，不得拘文以害義也。

## 法術第十四

法術者，人主之所執，爲治之樞也。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人。人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縣教設令以示人者，法也。人主以術化世，猶天以氣變萬物。氣變萬物，而不見其象；以術化人，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主以術爲神；術以神隱成妙，法以明斷爲工。淳風一澆，則人有爭心，情爲旣動，則立法以檢之。建國君人者，雖能善政，未有棄法而成治也。故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爲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舜執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

立法者，譬如善御，察馬之力，揣途之數，齊其銜轡，以從其勢；故能登坂赴險，無覆軼之敗，乘危涉遠，無越軌之患。君猶御也，法猶轡也，人猶馬也，馬猶軌也，理猶執轡也。執轡者，欲馬之遵軌也；明法者，欲人之循治也。轡不均齊，馬失軌也；法不適時，人乖理也。是以明主務循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人，不必法古，必害於事，不可循舊。夏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堯舜異道，而德蓋天下；湯武殊治，而名施後代。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

今法者則溺於古律，儒者則拘於舊禮，而不識情宜移，法宜變改也；此可與守法而施教，不可與論法而立教。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法，以

傳百世之人，由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瘞癘也。若載一時之禮，以訓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守株而待兔也。故法者，爲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爲治也；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隨時；爲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以斯治政，未爲衷也。

## 賞罰第十五

治民御下，莫正於法；立法施教，莫大於賞罰。賞罰者，國之利器，而制人之柄也。故天以晷數成歲，國以法教爲才。晷運於天，則時成於地；法動於上，則治成於下。晷之運也，先春後秋；法之動也，先賞後罰。是以溫風發

春，所以動萌華也；寒露降秋，所以殞茂葉也；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善賞者，因民所喜以勸善；善罰者，因民所惡以禁奸。故賞少而善勸，刑薄而奸息；賞一人而天下喜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用能教狹而治廣，用寡而功多也。

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饑飽規矩徐疾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爲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愛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立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趣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矧復張厚賞以施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

罰不可不明也。賞而不信，雖賞不功；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功不禁，則善惡失理。是以明主一賞善罰惡，非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加賞焉；逆於己，而有勞於國者，不施罰焉。罰必施於有過，賞必加於有功。苟能賞信而罰明，則萬人從之，若舟之循川，車之遵路，亦奚向而不濟，何行而弗臻耶？

## 審名第十六

言以釋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辨，而名非實也。今信



言以棄理，實非得理者也；信名而略實，實非得實者也。故明者課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然則言理兼通，而名實俱正。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爲是；傳彌廣而理逾乖，名彌假而實逾反；則廼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成黑，則不類矣。專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獾，獾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謂白似紺，紺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

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有獨脛；周人玉璞，其實死鼠；楚之鳳凰，乃是山雞；愚谷智叟，而儻頑稱；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轉名

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傳說者，卽似定真。聞野文人，謂之田父；河上姪女，謂之婦人；堯漿禹糧，龍肝牛膝，謂之爲肉；掘井得人，言自土而出；三豕渡河，云虺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合而爲一；蛩蛩巨虛，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爲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弗審其詞而不察其形。是以古人必慎傳名，近審其詞，遠取諸理，不使名害於實，實隱於名；故名無所容其僞，實無所蔽其真；此之謂正名也。

## 鄙名第十七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伎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實矣。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讎以怨偶逢禍；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偶者不必盡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

今野人畫見螭子者，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螭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輒；亭名柏人，漢後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以螭雀之微，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後子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公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盜持衣出縛，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於殪。立名不善，而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 知人第十八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爲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樞；士之翳也，知己未顯，亦與傭流雜處：自非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

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誣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滅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輕羽，而銳刃之質，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眉睫之微，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於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

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鵠，見其首

者，名曰鵠羈，皆營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翻焱發，翩然一竄，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荆山，導鯀耳，通鳥鼠，櫛奔風，沐驟雨，面目黧黑，手足胼胝，冠絰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於海，西被於流沙，生人免爲魚鱉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鳳成而知其巧者，是衆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衆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君，未易遇也。

侯生，夷門抱關之吏，見知於無忌；豫子，范中行之亡虜，蒙異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已虛

左之顧，國士之遇也。世之烈士，願爲君者授命，猶瞽者之思視，瘖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終不得伸，徒自悲夫！

## 薦賢第十九

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楫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楫，則無以濟；國乏賢，則無以理。國之多賢，如託造父之乘，附越客之舟，身不勞而千里可期，足不行而蓬萊可至。朝之乏賢，若鳳虧六翮，欲望背磨青天，臆衡絳煙，終莫由也。

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樹，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

蟲；宇宙爲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搜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陸陸之風；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效也。

夫連城之壁，瘳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殆蠹材於幽岫，毀跡於柴華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爲之舉也。古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治，不問世胄，智苟能謀，奚妨稅行？昔時人君，拔奇於困虜，擢能於屠販；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避讎；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非賢爲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逾身之美，矧復抑賢者乎？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汲黯將爲妬賢；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肖；東閭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歸爲國入寶，不如能獻賢；獻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 因顯第二十

夫火以吹燕生焰，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成火之光，瑩爲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此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買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虜無羞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瑩也。

昔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日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

而市人莫賞。今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睇迎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爲驚駘，今成馱驥也，由人莫之賞，求有爲之顧盼者也。

夫樟木盤根鉤枝，瘿節蠹皮，輪困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爲殿堂，塗以丹漆，畫爲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爲之容也。荆璣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緘之以金縢；若闔以投人，則莫不相眄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爲無因而至。故若物無所以因，良馬勞於馭闈，美材朽於幽谷，寶珠觸於按劍。名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槃木光於紫殿，珠璧擊之玉匣。今人之居代，雖抱才智，幽鬱窮閨，而無所因邪？未有爲之聲譽，先之以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

顯，猶捫虛縛風，煎湯覓雪，豈可得乎？

## 託附第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雁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志希凌霄之遊；蟹鼠附於蚤蚤，以攀追日之步；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葉。與夫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奚况於人而無托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則目察輕煙；歲之將暮，則蓬卷雲中。目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

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沈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沈，所託沈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澗，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虻，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竄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樓季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羸，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託蹇也。以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

夫燕之巢幕，銜泥補綴，爛若綾紋，雖陶匠逞妙，不能爲之，可謂固矣；然凱旋剔幕，則巢破子裂者，所託危也。鷦鷯巢葦之莖，絃之以絲髮，珠圓羅縵，雖女子運巧，不能爲之，可謂固矣；然狂風歛至，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鳥有擇木之性，魚有選潭之情，所以務其翔集，蓋斯爲美。

也。

## 心隱第二十二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光之動，可以圭表度也；雷霆之聲，可以鐘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故有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限其跡；有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以夫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算數測也。

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且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

不可而知之也。故有心剛而色柔，容強而質弱，貌愿而行慢，性懷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之於外，不可而僞內者也，而僞猶生焉。心在人之內，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內之於內，無所取徵也，而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恥之，不潔在心，人不肯媿；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姦隱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飯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爾非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儉，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

有此五爲，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與直相像；若薺芘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蘼蕪也。』

俗之常情，莫不自賢而鄙物，重己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於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乎！夫能虛己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母窺井，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若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三年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奚况世人而能推勝已耶？是以真僞綺錯，賢愚雜糅，自非明哲，莫能辯也。



## 通塞第二十三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與泰相翻，屈與伸殊貫。邀泰遇伸，不盡叡智；遭否曾屈，不專庸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壅，遇及於伸，才壅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迴。勢苟就壅，則口目雙掩；遇必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遇圓蓋；登峯眺目，極於煙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嘎，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蹈峯，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聲徹眺遠者，其勢通也。

買臣忍饑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子勢屈之時，容色黧黑，神情沮忸，言爲瓦礫，行成狂狷，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嘆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籠圈，非無千里之馱，萬仞之撻，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被錦而還鄉，或聲玉於廊廟，或合縱于六國之內，或懸旌於崑崙之外；當斯之時也，容彩光煇，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爲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鷗之汎長波，沛若吞舟之颺太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矚？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瘞之與通也。

水之性清動，壅以堤，則波鈕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

雖有朽骸爛卉，不能污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污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

## 遇不遇第二十四

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命運應遇，危不必禍，遇不必窮；命運不遇，安不必福，賢不必達。故患齊而死生殊，德同而榮辱異者，遇不遇也。春日麗天，而隱者不照，秋霜被地，而蔽者不傷，遇不遇也。

昔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也，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膠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之以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

鷓墮腐鼠，非虞氏之慢，鉞冰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其罪。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滅，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遇也。

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代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

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遇明主而貴

賤懸隔者，遇不遇也。

莊姜適衛，美而無寵；宿留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懼，貧賤者不憂，可爲達命者矣。

## 命相第二十五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則有命，不形於形；相則有相，而形於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稟於天，相須而成也。人之命相，賢愚貴賤，修短吉凶，制氣結胎。受生之時，其真妙者，或感五帝三光，或應

龍跡氣夢。降及凡庶，亦稟天命，皆屬星辰，其值吉宿則吉，值凶宿則凶。受氣之始，相命既定，卽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

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修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太姪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薄姬感蒼龍，而生文帝；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

相者，或見肌骨，或見聲色；賢愚貴賤，修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岳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交潔，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鐘磬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刃，孫陽之相馬，覽其機妙，不亦難

乎？伏義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餅肝，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肩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齟齒，孔子返宇，顏回重瞳，臯繇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

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越王勾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而夏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譬鴛馬有驥之一尾，而不可謂之驥也；勾踐長頸鳥喙，猶蛇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叔輿知其有後；衛青方頰，黥徒明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羊斟聲豺，叔姬鑒其滅族。命相吉凶，懸之於天。命當貧賤，雖富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害。

夏孔甲眈於箕山，大風晦暝，入於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

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折薪，斧斬其左足，遂爲大闢。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漢文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常貧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得冶鑄；後假衣食，寄死人家。子文之生，妘子棄之，虎乃乳之，遂收養焉；卒爲楚相。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捐豬圈中，豬以氣噓之，棄馬櫪中，馬復噓之，故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有限，而妄覬於分願，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者也。



## 妄取第二十六

大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求，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乎訾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有譎蝕之變，五星有悖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讖，齊桓有貪淫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聲，伊尹有誣君之迹，管仲有愆上之名。以夫二儀七耀之聖，不能無虧沴；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於嫌謗；桓文伊管之賢，不能無纖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庸流，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悛耶？是以荆

卣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於千里，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畫空而尋跡，披水而見路，不可得也。

定國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夏之庖廚；傅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駟。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污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昔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李克對曰：「起貪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是過也。」乃以爲將。拔秦五城，北滅燕趙，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讒之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疎乎讓無知，無知曰：「臣進策謀之士，

誠足以利國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爲護軍，得施其策。故范增疽發死，而楚國亡，闕氏開陣，而漢軍全者，平之謀也。高祖棄陳平之小譽，採六奇之大謀；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大功。向使二主以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國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雄雌未可決也；而吳起必埋名於貪好，陳平必陷身於賄盜矣。

俗之觀士者，見威儀屑屑，好行細潔，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檢，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橋一子蠹，因剪樹而棄之；觀縛錦一寸點，乃全匹而燔之。齊桓深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

以爲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

牛躅之靈，不生魴鱖；巢幕之窠，不容鴟卵；崇山廓澤，不辭污穢；佐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衡門小操，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販之豎，蕭曹斗筲之吏，英布刑墨之隸，周勃俳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才也。張景陽，淫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朽者，大略得也。

袁精目鮑魚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不能立功拯溺者，小節

不申，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冰清玉潔，義以不爲孤竹之嗣，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去脛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爲也。若此四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素蹈白刃，而達功名乎？此可以爲百代之鎔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 適才第二十七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裝以爲裘，鬱若慶雲，皎如荆玉，此蟲衣之美也。壓管蒼蒯，編以篋芒，葉微疎索，黯若朽穰，此卉服之惡也。裘蓑雖異，被服實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

房，則箴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箴。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嘯，無非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嘯之宜也。卡莊子之昇般庭也，鳴珮趨蹌，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瞑目震嘯；非不知溫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嗽吹嘖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蛇銜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鷄，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曾不如鈎鐮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

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圍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馬圍，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

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錫鍾，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僂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

商歌之士，鷄鳴之客，才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則未免追車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鷄鳴託於齊桓，必不能光輔於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鷄鳴；欲隆霸主，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鷄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揆一也。

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佞邪也，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聘說，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懼而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殫害，無用之人也，苟有士

術，猶能爲國興利除害；矧乃明智鍊才，其爲大益，豈可棄耶？

關雎興於鳥，而爲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於獸，而爲雅之端，嘉其得食而相呼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爲美談，奚况人之有善，而可棄乎？

夫檉柏之斷也，大者爲之棟梁，小者爲之椽桁，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材所施，未有可棄者。是以君子善能拔士，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斲，故無棄材。是以人物交養，各盡其分，而立功焉。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悴懣！』此之謂也。



## 文武第二十八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乖；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則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躓。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雖形殊而用異，而適用則均。盛暑炎蒸，必籍涼風；寒交冰結，必處溫室。夏不御氈，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臥簟，非怨讎之，涼自足也。不以春日遲遲，而毀羔裯；秋露瀟葉，而剔筭席。白羽相望，霜刃競接，則文不及武，干戈旣韜，禮樂聿修，則武不及文；不可以九畿愕然而棄武，四郊多壘而擯文，士用各有時，未可偏無也。

五行殊性，俱爲人用，文武異材，並爲大益；猶救火者，或提盆榼，或挈瓶盂，其器方圓，形體雖反，名質相乖，至於盛水滅火，功亦齊焉。繳爲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趺而行，干木在魏，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殊律，爲績平焉。

秦之季葉，土崩瓦解，漢祖躬提三尺之劍，爲黔首請命，跋涉山川，蒙犯矢石，出百死以續一生，而爭天下之利，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斯之時，冠章甫，衣縫掖，未若戴金冑，而擐犀甲也。嬴項既滅，海內大定，以武創業，以文止戈，徵鄒魯諸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萬國於陽咸。當此之時，修文者榮顯，習武者慚忸，一世之間，而文武違爲雄雌。以此言之，治

亂異時，隨務用才也。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嗤武，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 均任第二十九

爲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其輕重所處之分，未可乖也。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鐘，不可容於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何者？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鷓鴣一軒，橫厲寥廓，

背負蒼天，足躡浮雲，有六翮之資也；騷駉一鷲，騰光萬里，絕塵掣微，有迅足之勢也。今以燕雀之羽，而慕沖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覬追日之步，勢不能及，亦可知也。故奔蜂不能化蒼蠅，而螟蛉能化之；越鷄不能伏鵠卵，而魯鷄能伏之。夫蒼蠅與螟蛉，俱蟲也，魯鷄與越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大越小也。

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乘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敝不能治者，乏其德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雞之嘆；尹何爲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甯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

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

## 慎言第三十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文失，則有譎蝕之變；地文失，則有崩竭之災；人文失，則有傷身之患。故口者，言語之門戶；舌者，門戶之關鑰。關鑰動，則門戶開；門戶開，則言語出。出言之善，則千里應之；出言之惡，則千里違之。言失於己，不可過於人；情發於近，不可止於遠。是以君子慎其關鑰，以密言語。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言失之害，非唯鋒刃；其所傷者，不唯喉舌。故

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絨口之銘，所以警恍言，防口說也。口舌者，禍患之宮，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身亡不可復存，言出不可復追。其猶射也。懸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絃，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誠樞機，詩刺言玷。斯言一玷，非礪礪所磨，樞機既發，豈駭電所追？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挺鎔。

明者慎言，故無失言；闇者輕言，自致害滅。昔智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躡其肘足；魏武漏語於英雄，玄德遺其七筋。是以頭爲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三晉，土割岷蜀，亡敗長盤，爲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溪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

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是以聖人當言而懼，發言

而憂，如蹈水火，臨危險也。禮然後動，則動如春風，人不厭其勸；時然後言，則言如金石，人不厭其聲。故身無失行，口無過言也。

## 貴言第三十一

越劍性銳，必託槌砧，以成純鉤；楚柘質勁，必資榜檠，以成彀弓；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榜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修束；心關於自炤，則假言以策行。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玄櫛之功也；行之所以策，善言之益也。鏡櫛理形，其惠輕也；善言成德，其惠重

也。人皆悅鏡之明己形，而不慕士之明己心，人皆欲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乎？爲衣冠者，己手不能，則知越鄉，借人以製之，至於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行；是處其身輕，而於冠重，不亦謬乎？

君子重正言之惠，賢於軒壁之贈；樂聞其過，勝於德義之名。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季路抱五慎之誠；趙盈佩九言之箴。以此觀之，軒壁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

夫桓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者，謂無良醫之蔽；將敗者，謂無直諫之臣；而不聽善言，是耳聾也；非其耳



之有塞，善言不入耳乎！是以明者納規於未形，採言於意表，從善如轉圜，遣惡如讎敵；正音日聞於耳，禍害逾遠於身。

昔堯設招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置誠慎之鼓。以聖哲之神鑒，窮機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將來，表正言之益耶？以夫先聖猶能採言於菑藟，奚况布衣而不貴言乎？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知交之於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成之義。君子若能聽言如響，從善如流，則身安南山，德茂松柏，聲振金石，名流千載也。

## 傷讒第三十二

譽者，揚善之樞也；毀者，宣惡之機也。揚善生於性美，宣惡出於情妬；性美以成德爲恆，情妬以傷人爲務。故譽以論善，則辭以極善爲功；毀以譽過，則言以窮惡爲巧。何者？俗人好奇，不奇不用也。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

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寂寞，而讒者諛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成有，轉白爲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歧路；以其變爲青黃，迴成左右也。昔人興讒言於青蠅，譬利口於刀劍

者，以其點素成緇，刃勁傷物。故在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喙鉞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鈎爪者，毛群畏之；魚之侈唇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言口讒諂者，人共畏之。

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妬才智之在己前，慕富貴之在己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辭作。故揚娥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之所嫉。

昔直不疑木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謂笞婦翁。如此，皆聽虛而責譽，視空而索影，悖情而倒理，誣罔之甚也。以二子之賢，非身行之不潔，與人有仇也；而不免於世謗者，豈非默惡其網，人惡其讒耶？故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

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者，水霧蔽之也。

蘭蓀欲茂，秋風害之；賢哲欲正，讒人敗之。故讒者知害嫉於他人，而不知傷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故無極之讒，子常蒙謗，鄰費雙滅。讒諂之流弊，一至於此。嗚呼！世之君子，可不慎諸？

## 慎隙第三十二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所始，多因忽小。小過之來，出於意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故其來也，不自悔其成也。怨不可防，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故登峭坂而不墜者，慎於大也；跨

阜垤而好顛蹙者，輕於小也。苟兢其步，雖履險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亦躓。智者識輕小之爲害，故慎細微之危患；每畏輕微，慄慄焉若朽索之馭六馬也。

鴻龜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以魯縞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牆之崩墮，必因其隙；劍之毀折，皆由於鏜。尺蠖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怨之始也，微於隙鏜，及其爲害，大於牆劍；禍之所傷，甚於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熒熒不滅，能焚崑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言，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讐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斃木，而人血

脈，不爲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爲深疾。大不爲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曹操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爲讐也。

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羔偏而宋師敗，邱孫以鬪鷄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妄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代之閔者，皆以小害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害與利同鄰，若非至精，莫能分矣。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 誠盈第三十四

四時之序，節滿卽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則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恆情也。昔仲尼觀欽器而革容，鑒損益而嘆息；此察象而識類，觀霜而知冰也。

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滿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履秦山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寡，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

也。聖人知盛滿之難持，每居德而謙冲，雖聰明睿智而志逾下，富貴廣大而心逾降，勛蓋天下而情逾抑；不以厚德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髮，食不遑飽，沐不及晷，非耐飢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德處於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 明謙第三十五



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湖善下而爲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玉侯以孤寡爲損；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彌貴；高必以下爲基，貴則以賤爲本。在貴而忘貴，故能以貴下民；處高而遺高，故能以高就卑。是以大壯往則復，天地之謙也；極昇必降，陰陽之謙也；滿終則虧，日月之謙也；道盈體中，聖人之謙也。

易稱「謙尊而彌光」，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謙者，在於降己，以高下卑，以聖從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在於有德，不言歸於冲退，謙挹之流也。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常情，聖人之惡也。必矜其功，雖賞之而稱勞，情猶不足；苟伐其善，雖與之賞多，必怨其少。則慊望之情生，躁競之色見，矜伐之路開，患難之釁作矣。

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爲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

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常忘善，故能以善下物；情恆存善，故能以善勝人。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謙也，口虛託謙，豈非矯乎？以善勝物，心遺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豈非實乎？故心存功善，非心謙也，口雖不言，未免矜伐；心捨功善，口雖明言，無傷於廉。故夏禹昌言，明稱我功，啓繇陳謨，云說我惠，豈其矜功而存惠哉？

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稱其能；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聖人知人情尚賢者好伐，故發言裁典，多由謙退，所以棄其驕矜，競垂世則也。

## 大賢第三十六

火之性也，大寒慘悽，凝冰裂地，而炎氣不爲之衰，大熱煊赫，燹金爍石，而炎氣不爲之熾者，何也？有自然之質，而寒暑不能移也。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是以生苟背道，不以爲利，死必合義，不足爲害；故不趨利而逃害，不忻生而憾死，不可以威脅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子閔之刼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鉤以曲戟，而其志不迴；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

夫士有忠義之行，踐繩墨之節，其於平日，乃無異於衆人；及至處患蹈難，而志氣貞剛，然後知其殊也。譬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瓊珉梓柳無殊

也；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潤不改，處於積冰終歲，而枝葉不凋，然後知其異於他玉乘木也。故袒褐暴虎，而後勇氣發焉；超騰絕坂，而後迅捷露焉；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焉；處難踐患，而後貞勇出焉。不用干將，奚以知其銳也？不引烏號，奚以知其勁也？勁銳之質，較然易見，猶因人獲顯；况乃志行難覩，曷得不因事而後明乎？

### 辯施第三十七

夫山阜非爲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栖之；江湖非爲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爲人積財，財積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未

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被褐之士，性能輕財，而皆疎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令富而儉吝，猶見親敬，貧而仁施，必見疎慢，非行之失，彼情變也。

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沒。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貧者欲施，而貧竭之。富而賑物，德不爲難，貧而儉嗇，行非爲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

崑山之下，以玉抵鳥，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餅丐水，執萑求火，而人不恡者，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得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輟口而惠人？衣不蔽

形，何得露體而施物？非性儉慤，不足故也。飢饉之春，不賑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鄰；不賑朋戚人之惡，惠及四鄰人之善；蓋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係於飢穰也。以此觀之，太豐則恩情生，饑乏則仁惠廢也。

相馬者，失在於瘦，求千里之步，虧也；相人者，失在於貧，求恩惠之迹，缺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猶足不能行，而賣璧藥；望人信之，實爲難矣。

## 和性第三十八

夫歐冶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

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爲善矣。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其緩急，使之調和，則爲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茲；剛者傷於嚴猛，柔者失於軟懦，緩者悔於後機，急者敗於懷促。故鑄劍者使金不至折，錫不及卷；製器者使緩而能晞，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懦，緩而不後機，急而不懷促；故能劍器兼善，性氣和平也。

昔徐偃王軟而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此性太柔之失也；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邾莊公懷而自禍，此性褊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董安於性緩，帶絲絃而自急。彼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故陰陽調，天地和，剛柔均，人事和也。陰陽不和，則水旱失節，剛柔不均，則強弱乖政；水旱失節則歲敗，強弱乖政則

身亡。是以智者寬而慄，嚴而溫，柔而毅，猛而仁，剛而濟其柔，柔而抑其強；強弱相參，緩急相弼，以斯善性，未聞誤物而有悔悛者也。

## 殊好第三十九

累榭洞房，球籬玉展，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囷糾結，猿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音六律，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鷲甘煙，走豹美鐵，鷓日嗜蛇，人好芻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人之與獸，共稟二儀之氣，俱抱五常之性；雖賢愚異情，善慈殊行，至



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水知寒，此之粗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爲白，以羽爲角，以苦爲甘，以臭爲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待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

顏顏玉理，眇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賀陽文之婉姿。炮羔煎鴻，臙蠟臙熊，衆口之所嗜也；文王嗜萹蒲之菹，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噉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玄膽，春蘭秋蕙，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芬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角爲

羽，佩猶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 兵術第四十

太古淳朴，民心無欲，淳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鉞，而兵遂興矣。黃帝戰於涿鹿，顓頊爭於不周，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夫兵者凶器，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五帝三王弗能弭者，所以禁暴而討亂，非欲耗財以害民也。然衆聚則財散，鋒接則兵殘，勢之使然也。故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

不戰而勝，善之善也。王者之兵，修正道而服人；霸者之兵，奇譎變而取勝。

夫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不可不重。故詔之於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臨軍之日，則忘其親，援鼓之時，則忘其身；用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顧於後，以全國爲重，以智謀爲先。故將者，必明天時，辨地勢，練人謀。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鑿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練人謀者，抱五德之美，握二柄之要。五德者，智信仁勇嚴也；二柄者，賞罰也。智以能謀，信以約束，仁以愛人，勇以陵弱，嚴以鎮衆，賞以勸功，罰以懲過。故智者，總通運奇之府也；兵者，詭道而行，以制其勝也。是以萬弩齊發，孫臏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策；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拽柴揚塵，樂枝之譎；舒車

豕突，尹子之術；雲梯煙浮，魯生之巧。用奇出於不意，少可以挫多，弱可以折強，况夫以衆擊寡，以明攻昧？

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勢，避實而擊虛，避強而攻弱，避沿而取亂，避銳而擊衰。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則兵無成勢，水無定形；覺形而運奇，隨勢而應變，反經以爲巧，無形以成妙。故風雨有形，則可以帷幕捍；寒暑無形，不可以關鑰遏也。是以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如畏雷電，擊無常處；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如尋囊中，不見其際。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以此言之，不可不知也。

夫將者，以謀爲本，以仁爲源。謀以制敵，仁以得人。故能謀制敵者，將也；力能勝敵者，卒也。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以列宿滿天，不及

隴月，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兇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濟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遞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胥靡者，臨危難而不懼，履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

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隘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醴醪汪流，軍士通醉；澗詞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競趨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壑，孰能當之哉！

## 閱武第四十一

司馬法曰：『國家雖大，好戰則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亟戰則民凋，不習則民怠。凋非保全之術，怠非擬寇之方。故兵不妄動，而習武不輟，所以養民命而修戎備也。孔子曰：『不教民戰，是爲棄之。』易曰：『君子修戎器。以備不虞。』是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而治兵，習戰敵也。出曰治兵，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言整衆也。還歸而飲，至告於廟，所以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辨等列，習威儀也。

夫三軍浩漫，則立表號。言不相聞，故爲鼓鐸，以通其耳；視不相見，故

制旌麾，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聆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疎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震慄，馬未馳而沐汗；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之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火而不顧者，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鑊不爲巧者銳，而爲拙者鈍；然而巧以生勝，拙而負之者，習與不習也。閩閩習武，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斲；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獬豸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鷂鷲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况國之士民，而

不習武乎？故射御慣習，至於馳獵，則能擒獲，教習之所致也。若弗先習，覆迭是懼，奚遽望獲？今以練卒與不練卒交鋒，若胡越爭遊，不競明矣。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衆，數修戎器，爲國豫備也。

## 明權第四十二

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權之爲稱，譬猶權衡也。衡者，測邪正之形；權者，揆輕重之勢。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今加一環於衡左，則右蹶，加之於右，則左蹶；唯莫之動，則平正矣。人之於事，臨危制變。量有輕重，平而行之，亦猶此也。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



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義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而更合也。

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掉父，祝則名君，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愛者，人之常情；然大義滅親，滅親益榮，由於義也。是故慈愛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虞舜之放弟象傲，周公之誅管叔，石碯之殺子厚，季友之酖叔牙，以義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娶不告，弦高矯命者，以絕祀之罪，重於不告，矯命之過，輕於滅國；權之義也。

夫有道則無權，道失則權作。道之於用，猶衣冠之在身也；權之輕重，猶甲冑之之衛體也。介冑禦寇，而不可常服，權以理度，而不可常用；自非賢

哲，莫能處也。

## 貴速第四十三

成務雖均，機速爲上；決謀或同，遲緩爲下。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爲貴；智能決謀，以疾爲奇也。善齊事者，若救火拯溺；明其謀者，猶驥捷矢疾。今焚然燔室，則飛馳灌之；滯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燔斃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則與駑馬均矣；箭所以爲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爲妙者，以其應時而知也，若事過而後知，

則與無智者齊矣。

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讐，而插矢王屍；陽虎在園，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而讐德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冉悔不必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晁錯之穴墻垣，申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諺曰：「力貴突，智貴卒。」此之謂也。

## 觀量第四十四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情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不並持，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虱，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於針虱故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奚以明之？夫觀焦僥之節，知非防風之脛；視象之牙，知其大於豕也。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故觀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耕薪而爨，非苟爲艱難，由性褊慙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韓信不營一食，非其心不愛藝，口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瘞，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豕一筐，

而卽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卽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

夫釣者雖有籊竿纖綸，芒鉤芳餌，增以詹何之妙，不能與罾罟爭多；弋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苴之巧，不能與罽羅競獲。何者？術小故也。江河之流，爛齒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枳棘之生，數寸而抽枝，機樟之植，百尺而蒔柯，其故何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旣之，而體大者節目疎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混濛而無涯；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趨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 隨時第四十五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無爲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

霜風慘烈，周棄不莠禾，炎氣赫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賀章甫者，不造閩越，銜赤鳥者，不入跣屨，知俗不宜也。故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朮，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非橡朮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飢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河

失船，一瓠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然也。

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王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敵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夫梁所寶者，國也，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也，非今日之所宜行也；故其言雖仁義，非惠王所須也，亦何異救餓而與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秦孝公問商鞅治秦之術，鞅對以變法峻刑，行之三年，人富兵強，國以大治，威服諸侯。以孟軻之仁義，論太王之居邠，而不合於世用，以商君之淺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義之不可行，而刻削之爲美，由於淳澆異跡，則政教宜殊，當合縱之代，而仁義未可全行也。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卮，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

之挂杖；非鏡筭之不美，無用於彼也。

庖丁解牛，適俗所傾，朱泮屠龍，無所用功；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効蜎言，夏禹入鯀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爲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而此以仁義儒墨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於時之所致也。

## 風俗第四十六



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習焉。風有厚薄，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爲之風焉；民習而行，亦爲之俗焉。是越之風好勇，其俗赴死而不顧，鄭衛之風好淫，其俗輕蕩而忘歸；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齊有景公之餘化，其俗奢侈以誇競；陳太姬無子而好巫祝，其俗事鬼神以祈福，燕丹結客納勇士於後宮，其俗侍妻妾於賓客；斯皆上之風化，人習爲俗也。

越之東，有軫沐之國，其人父死，卽負而棄之，云是鬼妻，不可與同居；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國，其親死，折其肉，而埋其骨，謂之爲孝。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人死，則聚柴而焚之，煙

上燻天，謂之昇霞。胡之北，有射姑之國，其親死，則棄屍於江中，謂之水仙。斯皆四夷之異俗，無足怪也。是以先王傷風俗之不善，故立禮教以革其弊，制禮樂以和其性；風移俗易，而天下正矣。

## 利害第四十七

利害者，得失之本也；得失者，成敗之源也。故就利而避害，愛得而憎失，物之恆情也。人皆知就利而避害，莫知緣害而見利；皆識愛得而憎失，莫識由失以至得。有知利之爲害，害之爲利，得之成失，失之成得，則可與談利害，而語得失矣。

夫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瘞用砭石，非不痛也；然而爲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則細害至巨害除也。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雖暫怡性，必爲後患。菖蒲去蚤虱，而來蚰蜒，樊石止齒齲之痛，而朽牙根；躁痛雖弭，必至生害。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去輕害而負重害也。癩疾填胸，而不敢破，蠶尾螫跗，而不敢斫，非好疾而愛毒，以破斫之患疾螫也。醜酒盈卮，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爐，盜者弗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虢虎在前，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賊，則手不暇拾；懸穀向心，路有西施，雖淫如景陽，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然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

昔齊有貨美錦於市，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於衆中？」

對曰：「吾但見錦，不見有人，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於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異鵠以見利而忘身，且忱於莊周。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理，亦以明矣。

## 禍福第四十八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而爲福，福之所伏，還以成禍；妖之所見，或能爲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爲福，福之爲禍，妖之爲吉，祥之爲凶，則可與言物類矣。

吳兵大勝，以爲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爲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強盛，以爲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爲禍也，終有厚遇之福。禍福迴旋，難以類推。

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獲全之福；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是以見不祥而修善，則妖反爲祥，見祥而不爲善，卽祥還成妖矣。

昔武丁之時，毫有桑穀，拱生於朝。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八宏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

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福轉爲禍。

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以誠其身；妖見不爲戚，逾修德以成其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 貪愛第四十九

小利，大利之殫；小羞，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羞，則大禍必至。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嶮，兵路不通，乃琢石爲牛，多與金帛置牛後，號牛糞之，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塹山填谷，使五

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爲天下笑；以貪小利，失其大利也。楚白公勝，其性貪吝，既殺子西，據有荊國，積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衆。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亡，不顧勝敗存亡之機，固以形於胸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之寶以賜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財非己有；以此小吝，而大禍生焉。

寒山有獸，其名曰狍，其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抱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賭禍福之機，鑒成敗之

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忝自害。老子云：『多藏必厚人。』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

## 類感第五十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不離；其羣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鐘鳴於晉；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感應必類，自然之數也。是以飛行者，陽之羣也；蟄伏者，陰之類也。故曰，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胎，麒麟鬪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含絲而商絃絕，新穀祭而舊穀缺，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



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握而少陽水；類感之也。

箕麗於月而飄風起，畢動於天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鴻日鳴；且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蟻蚓移；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太白暉芒，鷄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鷄爲兌禽，金爲兵精，馬者離畜，火爲武神；干戈戢興，介鬪將動，而禽獸應之。鼃鳴於野，鼈應於淵，騰蛇雄鳴於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投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角則目搖，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者哉？

## 正賞第五十一

賞者，所以辨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於實；評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誠異，其識則齊。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由今人之畫鬼魅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何也？鬼魅質虛，而犬馬質露也。質虛者可託怪以示奇，形露者不可誣罔以是非，難以其真而見妙也。託怪於無象，可假非而爲是；取範於真形，則雖是而疑非。

昔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憐管仲之謀，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非有減於管仲，揚子雲之才，非爲亞於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實名而毀實耶？觀俗之論，非苟欲以貴彼而賤此，飾名而挫實，由於美惡混揉，真僞難分，摸法以度物爲情，信心而定是非也。今以心察錙銖之重，則莫之能識，懸之權衡，則毫厘之重辨矣。是以聖人知是非難明，輕重難定，制爲法則，揆量物情。故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誣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罔以方圓。故摹法以測物，則真僞易辨矣；信心而度理，則是非難明矣。

越人臞蚶，以饗秦客，甘之，以爲鯉也，既而知其是蚶，擲喉而嘔之；此

爲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此爲未知音也。宋人得石燕，以爲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此爲未識玉也。郢人爲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捐之；此爲未知文也。故以虵爲鯉者，唯易牙不失其味；以趙曲爲雅聲者，唯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爲美玉者，唯猗頓不謬其真；以郢賦爲麗藻者，唯相如不濫其賞。

昔二人評玉，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不能辨。客曰：『爾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夫玉有定形，而察之不同；非好相反，瞳睛殊也。堂珠黼幌，綴以金魄，碧流光霞，耀爛眩目，而醉者眸轉，呼爲焰火；非黼幌狀移，目改變也。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縱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

照變也。

海濱居者，望島如舟，望舟如鳧，而須舟者不造島，射鳧者不向舟，知是望遠目亂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樹如簪，視岫虎如犬，而求簪者不上，亡犬者不往呼，知是望高目亂而心惑也。至於觀人論文，則以小爲大，以能爲鄙，而不知其目亂心惑也，與望山海，不亦反乎？

昔者，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笑，子游揚裘而諺，曾參指揮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誚，奚况世人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誚者，豈不難也？以此觀之，則正可以爲邪，美可以稱惡，名實顛倒，可謂嘆息也！今述理者貽之知音君子，聰達亮於前聞，明鑒出於意表，不以名實眩惑，不爲古今易情，採其制意之本，略其文外之華，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爝

之光，可謂千載一選也。

## 激通第五十二

登峭嶺者，則欲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爲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已類出甕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樞杵鬱蹙，以成緹錦之瘤，蚌蛤結痂，而銜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湧必漂石；風之體

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也。

蘇秦若有負廓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不爲親友所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下堂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爲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蹟。觀此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衢也；孤峯九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趣下，驚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鷲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爲貴；以難而昇，所以爲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爲世用也。

## 惜時第五十三

夫停燈於虹，先焰非後焰，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也。天迴日轉，其謝如矢，騷裊迅足，神馬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加石火，炯然以過；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

昔之君子，欲行仁義於天下，則與時競馳，不吝盈尺之壁，而珍分寸之陰。故大禹之趨時，掛冠而不顧，南榮之訪道，躡跡而不休；仲尼栖栖，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煖。皆行其德義，拯世危溺，立功垂楛，延芳百世。



今人退不知臭腐榮華，剗絕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進不能披策樹勳，毗贊明時；空蝗梁黍，枉沒歲華，生爲無聞之人，歿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

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叫吟，烈悲酸瑟於落日之際，何也？哀其時命，迫於嚴霜，而寄悲於菀柳。今日向西峯，道業未就，鬱聲於窮岫之陰，無聞於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染意於松煙者哉？

## 言苑第五十四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則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爲珪璋，剝絲滿篋，不可織爲綺綬，雖多，亦奚以爲也？

信讓者，百行之順也；誕伐者，百行之悖也。信讓乖禮，迥而成悖；誕伐合義，翻而成順。直躬證父，蒼梧讓兄，信讓悖也；弦高矯命，大禹昌言，誕伏順也。謂收圉似桀紂，馳然而怒；比王侯於夷齊，怡然而喜。仁義所在，匹夫爲重，仁義所去，尊貴爲輕；事可不必誠，理可以誠通。

睇秋月明，而知孀婦思；聞林風驚，而見舟人驚。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憾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泣露如泣。

夫善交者，不以出入易意，不以生死移情，在終如始，在始如終，如日月也；故日之出入俱明，月之生死同形。天無情於生死，則不可以情而憾怨；故

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榮凋有命，困遇有期；故春  
蓋雖茂，假朝露而抽翠，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

萬物居溫則柔，入寒則剛。故春角可卷，夏條可結，秋露可凝，冬木可  
折。人皆愛少而惡老，重榮而輕悴。故簪小英華，而焚灰枯朽；莫識枯朽生於  
英華，英華歸於枯朽。

山抱玉故鑿之，江懷珠則竭之，豹佩文則剝之，人含智則嫉之。智能知人  
，不能自知；神能衛人，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虵以神見爆；孰知不  
智爲智，不神爲神乎？

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  
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倕無斧斨，不能善斨，其善斨者，非斧斨也。

畫以摹形，故先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質而文，則畫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

紅黛飾容，欲以爲艷，而動目者稀，揮絃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質不美者，雖崇飾而不善；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於心，而見於色；情發於衷，而形於聲。故強懽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故雷霆必塞耳，掣電必掩目。

爲仁則不利，爲利則不仁。故販粟者欲歲之飢，售藥者欲人之病。物各重其所主，而桀紂之狗，可以吠堯；故盜跖之徒，賢於盜跖，而鄙仲尼。運屈而恚天，辱至而怨人；是以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伯益。宿不樹惠，臨難

恩，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慎；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飢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

公儀嗜魚，屈到嗜芰，雖非至味，人皆甘之，與衆同也。文王嗜膽，曾皙嗜棗，膽苦棗酸，聖賢甘之，與衆異也。

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 九流第五十五

儒者，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遊心於六藝，留情於五常。厚葬文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

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

道者，嚮熊，老聃，關尹，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爲本，清淨爲心，謙挹爲德，卑弱爲行。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裁成宇宙，不見其跡；亭毒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絕仁義，專任清虛，欲以爲治也。

陰陽者，子章，鄒衍，桑丘，南父之類也。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受民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生民，以爲政治。然而薄者則拘於禁忌，溺於術數也。

名者，宋鉏，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主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主名分，愛平尙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然而薄者捐本就末，分析明辯，苟折華辭也。

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於明討罰，整陣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爲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

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謙愛，尙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俳鬪。然而薄者，其道大毅，儉而難遵也。

縱橫者，闕子，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於行仁，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尙華詐，而棄忠信也。

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之類也。明陰陽，通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係

心也。

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類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爲開墾，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若使王侯與庶人並耕於野，無尊卑之別，失君臣之序也。

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深淺，辭有詳略，借儒引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淄繩殊源，同歸於海，宮商異聲，俱會於樂；夷惠同操，齊蹤爲賢，二子殊行，等迹爲仁。

道者，玄化爲本，儒者，德教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夫道以無爲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教爲訓。若以禮教行於大同，



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於成康，則氛亂競起。何者？淳澆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爲爲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再版

# 新論

定價三角五分 (郵費加二)

——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

標點者

黃

素

發行者

趙

南

公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分局

南京

長沙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6959B

夏  
毅  
告  
楮

1976

德  
會  
圖  
書